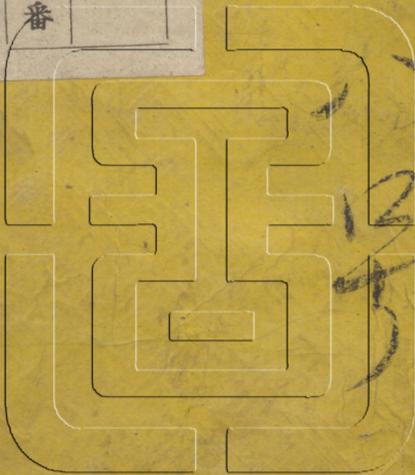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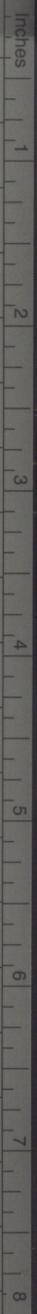


手
第
一
部

保存期限五ヶ年
自明治廿一年四月
至明治廿六年三月
番
冊數 五十九
愛知縣尋常中學校



明治
新刻 史記評林
卷之三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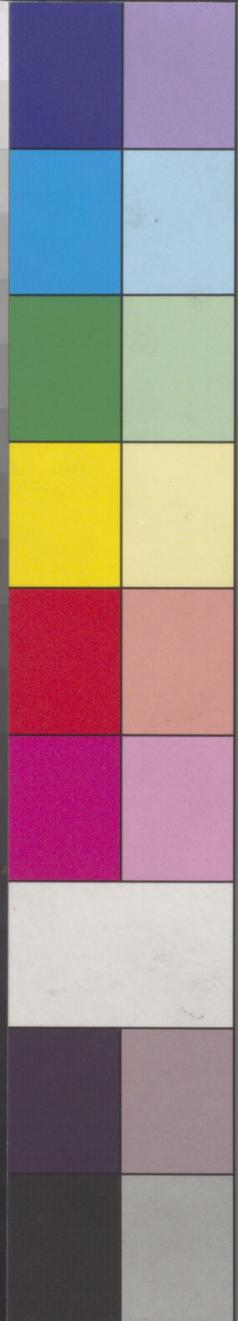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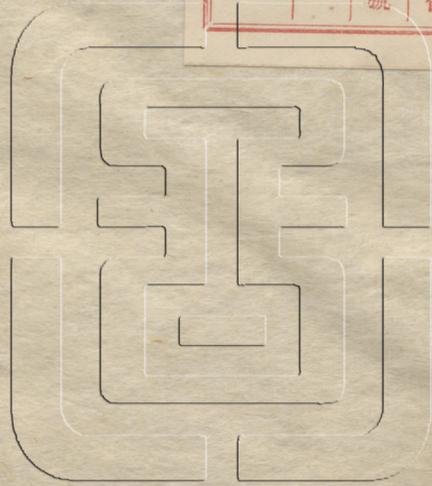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校學中常尋縣知愛

冊一 部數	號記	號番	別類
保 存 期 限 五 十 年	第 八 號	第 廿 八 號	第 廿 八 號
自 明 治 三 十 年 七 月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四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茅坤曰... 此傳為第十五蓋後人差降之矣

索隱曰按序傳孟嘗君第十四而此傳為第十五蓋後人差降之矣

吳興溫陵李光緒增補校

子淵思也... 孟軻也... 夫利者常防其原也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四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一

三代也。德立身。行也。出於萬。子也。出於萬。章云。出於萬。言也。未嘗與。仲尼。未嘗與。也。至。未嘗與。同。乎。哉。厄。不。遇。也。以。言。其。不。阿。世。下。苟。合。如。伯。夷。孔。子。持。方。柄。而。不。能。內。圓。鑿。豈。肯。為。後。引。之。大。道。然。如。伊。尹。之。負。鼎。百。里。尺。之。為。柱。尋。鼎。尺。之。為。孟。子。已。斷。其。所。傳。之。以。論。此。傳。乃。舉。之。而。此。傳。乃。鼎。之。意。則。有。牛。所。謂。好。事。者。孟。子。也。流。直。指。衍。輩。言。也。按。此。以。上。孟。

與為齊卿。受業子思之門人。索隱曰。王劭以人。為。術。字。則。以。親。受。業。乃。受。業。於。子。思。之。弟。子。也。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索隱曰。孟子有。蓋。並。軻。之。門。人。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也。萬。姓。章。名。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

董附見。下。歷叙。橫。尊。用。及。鄒。衍。之。論。其。功。於。微。子。就。歸。其。不。孟。道。就。歸。其。不。知。道。就。歸。其。不。三。段。當。恒。曰。此。下。推。字。必。先。驗。小。物。至。先。推。之。以。至。大。也。不。可。考。今。以。原。至。不。可。考。今。以。原。從。今。而。推。之。中。遠。古。也。先。列。之。國。云。也。所。不。能。睹。遠。也。近。所。不。能。極。遠。也。大。所。不。能。遠。古。也。不。能。引。天。地。剖。判。以。來。符。應。若。茲。剖。判。來。符。應。若。茲。引。天。地。剖。判。以。來。符。應。若。茲。判。來。符。應。若。茲。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

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竝世盛衰。音滯。浪反。索隱曰。言其。大體。隨代。盛衰。觀時。而說事。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索隱曰。桓寬。王充。並以衍之。所。言。迂。怪。虛。妄。笑。也。疾者。感六國之君。因納其異說。所謂匹夫而笑感諸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

海地之外何處焉窮大類哉其術皆此類也然欲入主懼大先合也後引之作仁義節儉君臣言上六親之施

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更有裨海環之。索隱曰：裨音呼，裨海小海也。九州之外更有大瀛海，故知此裨是小海也。且將有裨將亦是小義也。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若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避耳。索隱曰：濫即濫陽。是江原之初始。故臣上下六親之際。行事之所施。所治。皆可以為後代之宗。本故云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索隱曰：懼音劬。謂術之術皆動人心。見之欲從其術也。化者。是異。常聞而貴。異術也。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齧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祿席。索隱曰：按字林云：祿音正。結反。韋昭音敷。反。張揖三蒼訓。話云：祿拂也。謂側行而

八紘之外。乃亦有錄。其按節儉。仁義倫理。始有。準則。特其。為。濫。耳。迂。不。言。其。漫。人。初。欲。從。之。而。其。實。不。易。行。也。之。德。便。與。孟。轅。董。如。皆。合。是。以。所。如。皆。合。是。以。董。如。皆。合。是。以。術。能。見。尊。禮。言。其。疾。能。見。尊。禮。言。其。不。同。此。孔。孟。困。厄。引。伯。夷。衛。孔。孟。梁。惠。之。事。見。孔。孟。取。阿。離。世。荷。容。以。取。

衣。祿。席。為。敬。不。敢。正。坐。當。賓。主。之。禮。也。謂。為。之。掃。地。以。衣。袂。擁。帶。而。却。行。恐。塵。埃。之。及。長。者。所。以。為。敬。也。受。業。築。碣。石。宮。正。義。曰：碣石宮在幽州薊。身親往師之。作主運。索隱曰：劉向別錄云：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索隱曰：仲尼孟子法先王之道。行仁義之化。且菜色困息。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仲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邲。索隱曰：孟子太王去邲。邲是軻對滕文公。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圓鑿。其能入乎。索隱曰：方枘是榘也。圓鑿其孔也。謂工人戰國時仲尼孟軻以仁義于二世。主猶方枘圓鑿。然也。或曰。

尊禮也其論甚
正然又引其
言一其迂怪解
雖而實欲行其
聽義節儉之道
仁義之尹牛皆
警之而引之天
先合而引之天
道也前以抑行
後復解之此注
史公極妙處注
鼎呂氏涵牛之
鼎本文有何著
必他求即上文
伊尹負鼎百里
舉呂氏春秋及
譙周之說余意
竊不不然太史
言孔孟始進不
當投時好如尹
與奚也今行以

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負牛車下而繆
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
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索隱曰呂氏春秋云涵牛之
也言衍之術過大儻若大用之是有牛鼎之意
而騶周亦云觀太史公此論是愛奇之甚矣 自騶衍
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
騶。騶。頭之徒索隱曰按稷下齊之城門也或云稷山名謂
騶書人之稱號也騶音步堅反又步經反○正義曰慎子十
卷在法家則戰國時處士接子二篇田子二十五篇齊人游
稷下號天口接田二人道 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
世主豈可勝道哉

不執之說見尊
於牛侯之意豈
孔孟哉二子若
奇太過故遺近
而求遠遺近
末李廷機曰至
諸著書立言不
雖勝道求其正
可鄉孟一人耳
者齊王孟子三
見齊王而不言
跡似之無其後
所言者能出王
道則髡亦何受
譽哉雖位終身
不仕游士之能
蓋亦莫之能逮
矣

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嬰
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為
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
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
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
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
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
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
曰。謂私心實在彼馬與謳也。後淳于髡見。壹語連三
有之。謂我實在此一事也。
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
於是送以安車駟騶。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
不仕。

特以動王欲信
其說耳不然
射覆占隱人
豈其非真有
賢何志也耶
終身不遇耶
太史公未句
下史公未句
方孝聖曰荀卿
言使論肆然中
正之論肆然中
居孔子之儒者
不疑儼然儒者
也謂要其性惡
以仁義為偽也
妄詞以亂孟經
之子道其區區
異于不人而自

知卒為斯道議
賊也善而荀子
道性善而荀子
謂性惡而荀子
惡非謂人之性
必驚毒殘忍但
資質偏頗處即
是也其所謂偽
亦非奸詐強矯
但出於勉強
節言欲與孟容
立言欲與孟容
別過故與孟容
亦能守道不荀
者故太史公進
蘇軾孟史等常
恠李斯荀卿常
既而焚滅其書
大變古師王之
法于其師之書
不觀荀卿之書
然後知李斯之

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
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
徐廣曰今慎子劉向
所定有四十一篇
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
皆有所論焉
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行之術以紀文於
是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
為開第康莊之衢
爾雅曰四通謂之衢五
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
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
士也
荀卿趙人
索隱曰名況卿者時人相尊而號為卿也仕齊
為祭酒仕楚為蘭陵令後亦謂之孫卿子者選
漢宣帝
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騶行之術迂大
而閑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

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
曰炙轂一作亂語劉向別錄曰騶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
廣大書言天事故曰談天騶奭衍之文飾若雕龍文故
曰雕龍別錄曰過字作髡髡者車之盛膏器也炙之雖盡猶
有餘流者言淳于髡智不盡如炙髡也左思齊賦注曰言
其多智難盡如脂膏過之有潤澤也○索隱曰劉氏云轂衍
字也今按文稱炙轂過之則是器名音如字謂盛脂之器名
過與銅字相近蓋即脂器也轂即車
齊襄王時
索隱曰襄王名法章田駢之屬皆已死
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
索隱曰禮
食必祭先飲酒亦然必以席中之尊者一人當祭耳後因荀
為官名故吳王濞為劉氏祭酒是也而卿三為祭酒者謂荀
卿出入前後三度處大夫康莊之
位而皆為其所尊故云三為祭酒
齊人或讒荀卿荀
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
正義曰蘭陵縣
蘭陵山有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
嘗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

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
索隱曰禮
食必祭先飲酒亦然必以席中之尊者一人當祭耳後因荀
為官名故吳王濞為劉氏祭酒是也而卿三為祭酒者謂荀
卿出入前後三度處大夫康莊之
位而皆為其所尊故云三為祭酒
齊人或讒荀卿荀
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
正義曰蘭陵縣
蘭陵山有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
嘗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

不嗜殺人
下句宜移四君

索隱述贊曰六國之末戰勝相雄軻游齊魏其說不通退而著述稱吾道窮蘭陵事楚騶衍談空康莊雖列莫見收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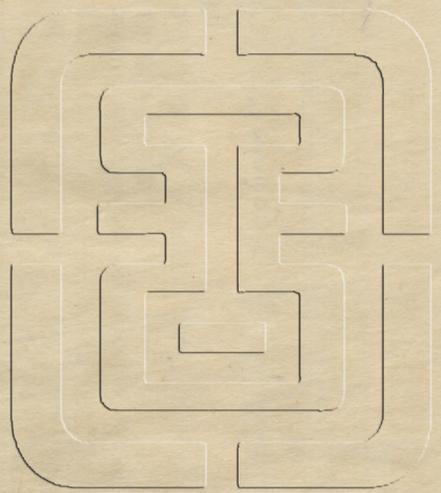
蘇子古史曰孟子生戰國知仁義可以化服強暴游說諸侯諄諄之言冀或信而諸侯習其鄙詐莫以爲然孟子之言非苟爲大也，不深原其意詳其高帝光武唐太宗藝祖嗜殺人者能一之由孟子以來漢高帝光武唐太宗藝祖皇帝四君孟子之言豈偶然哉性有習習有惡火能焚者苟能熟能焚孟子謂之善火能熟者苟謂惡火能焚者苟遠之失矣

黃震曰太史公之傳孟子首舉不言利之對嘆息以先之然後爲之傳而傳自受業子思之外復無他語以惟詳述一時尚富國強兵之流與騶衍迂怪不可究詰以取重當世之說形孟子之守道不變與仲尼菜色陳蔡者同科奇哉選之文卓哉選之識歟蓋傳申韓於老莊之後者所以譏老莊而傳淳于髡諸子於孟荀之間者所以長孟荀也荀卿年五十始自趙學於齊三爲齊祭酒後爲楚蘭陵令春申君死而卿廢卒死於蘭陵葬焉，嫉世之濁而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魯亂俗於是著書數萬言此亦能守道不變者故太史公進之與孟子等

凌約言曰太史公略叙孟子遊說不遇而著書即開說當時餘子之紛紛然後結以荀卿之尊孔子明王道及其名傳獨以三孟荀而餘子不與焉其布置之高旨意之深文詞之潔卓乎不可尙矣柯維騏曰荀卿著書詆訾孟子思又以堯舜爲僞人性爲惡此其學術弗醇不得與孟子並也太史公序傳雖舉並論然其傳中所叙推尊孟子與孔子同而斷其異於談說之阿世取榮者至叙荀卿乃以繼於談說之士之後且抑之曰齊襄王時荀卿最爲老師則孟荀優劣較然矣唐韓愈氏作進學解並稱二儒優入聖域非定論也

孟軻之教不存而其在文章之粹而有章也荀卿者不獲當時雖韓非李斯傳法範於天下授亂時嗚呼向矣子之弓乎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圖終



吳興凌稚隆輯
溫陵李光緒增補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五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茅坤曰讀孟嘗君傳能令人好士而俯躬此傳許相卿曰此傳錯用國策語至其摹寫孟嘗君之報則太史公手筆也

按此因記嬰與忌同將故并記忌事

郭封於薛將城薛容多諫者情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田嬰者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索隱曰戰國策及諸書並無此言蓋諸田之別子也故戰國策每稱嬰子盼子高誘注云田盼田嬰也王劭又按戲國策云齊貌辯謂宣王曰王方為太子時辯謂靖郭君不若廢太子更立郊師靖郭君不忍宣王太息曰寡人少殊不知以此言之嬰非宣王弟明也田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與成侯鄒忌及田忌將而救韓伐魏成侯與田忌爭寵成侯賣田忌田忌懼襲齊之邊邑不勝亡走會威王卒宣王立知成侯賣田忌乃復召田忌以為將宣王二年田忌與孫臏田嬰俱伐魏敗之馬陵虜魏太子申而殺魏將龐涓。索隱曰紀年當梁惠王二十八年一至三十一年改為後元也

史記卷之七十五 孟嘗君列傳

郭君謂者曰
母為客通齊人
有請見者曰臣
請三言而已過
三言臣請烹靖
郭君因見大魚
趨進曰海大魚
因請其說客君
曰請其說客君
曰臣不敢以死
為戲靖郭君曰
願為寡人言之
荅曰君聞大魚
乎網不能止繳
不能挂也蕩而
失水蟻得意
焉今夫齊亦君
齊奚以薛為君
失齊雖薛城君
至於天猶無益
也靖郭君曰善
乃輕不城薛善

宣王七年。田嬰使於韓魏。韓魏服於齊。嬰與韓
昭侯魏惠王會齊。宣王東阿南。正義曰東阿
而去。索隱曰紀年當惠王之後元十一年作平阿又云十
二王文舛互不同也。明年復與梁惠王會甄。音
歲。梁惠王卒。宣王九年。田嬰相齊。齊宣王與魏
襄王會徐州而相王也。正義曰紀年云梁惠王三十
楚威王聞之。怒田嬰。明年楚伐敗齊師於徐州。
而使入逐田嬰。田嬰使張丑說楚威王。威王乃
止。田嬰相齊十一年。宣王卒。湣王即位。卽位三
年而封田嬰於薛。索隱曰紀年以為梁惠王後元十
月齊城薛十四年薛子嬰來朝十五年齊威王薨嬰初封彭
城皆與此文異。正義曰薛故城在今徐州滕縣南四十四
里。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

下文擬議之端
按二舉字恐
無異義

王鑿曰此論似
聞道者
唐順之曰文之
游俠兆矣

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
生之。索隱曰。上舉謂初誕而舉之。下及長。其母因兄
弟而見其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
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
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
不利其父母。索隱曰。風俗通云。俗說五月
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乎。嬰默然。文曰。必
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高其戶耳。
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久之。文承間問其父。嬰
曰。子之子為何。曰。為孫。孫之孫。為何。曰。為玄孫。
玄孫之孫。為何。曰。不能知也。索隱曰。爾雅云。玄孫
又為昆孫。孫之子為仍。仍孫之子為雲。文曰。君用事相齊

此論則其少觀文
已之志矣結實
短禍始皇本
紀作隱禍謬
按索隱曰前不
董何人因前問
知孫之孫為何
曰不能知也故
此言遺孫耳能
知黃洪憲曰此
傳以待賓客為
綱領故篇中客
字凡四見

按以上特次
田文所得為
太子而封子
薛之始

按太史公贊
中謂孟嘗君
招致天下任
俠姦人入薛
中蓋指此

王維楨曰輟食
客亦鄙哉一飯
以為去留于田
文廢毀何有

引董份曰蘇代
之警以止田文
論者亦善於立

至_マ今_ニ三王矣。齊不加_レ廣。而君私家富累_ニ萬金。門
下_ニ不見_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_レ將。相門必有_レ相。
今君後宮蹈_ニ綺縠。而士不得_ニ短褐。索隱曰短亦音
豎。豎縠謂縠衣。
而豎_レ載_ス之_ヲ以_ニ其僕妾餘_ニ梁肉。而士不厭_ニ糟糠。今君
省_テ而便_テ事_也。又尚_レ厚積餘_レ藏。欲_レ以_ニ遺_レ所不知_レ何人。索隱曰遺
音唯季反。
猶_レ言_レ不知_レ欲_レ遺_レ與_レ何人_也。而忘_ニ公家之事_目損_ス。文竊怪_レ之。於是
嬰乃禮_レ文。使_レ主家待_ニ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_ニ於
諸侯。諸侯皆使人_レ請_ニ薛公田嬰。以_レ文為_ニ太子。嬰
許_レ之。嬰卒。諡_レ為_ニ靖郭君。皇覽曰靖郭君家在魯國薛
城。中東南。陔。○索隱曰諡為
靖郭君者謂死後別號之。曰靖郭耳。則靖郭或封邑號。故漢
齊王舅父駟鈞封靖郭侯是也。陔音鄒。亦音緱。陔者城隅也。
而文果代_レ立_ニ於薛。是為_ニ孟嘗君。孟嘗君在_レ薛。招
致_ニ諸侯賓客。及_レ亡人有_レ罪者。皆歸_ニ孟嘗君。孟嘗

君舍_レ業厚。遇_レ之。索隱曰舍業者捨弄其家產業而厚事
賓客也。劉氏云舍音赦。謂為之築舍立
居業也。以_レ故傾_ニ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_ニ貴賤。一
與_レ文等。孟嘗君待_レ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_ニ侍史。
主_レ記_下君所_ニ與_レ客語。問_レ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
使_レ使_レ存_レ問。獻_レ遺_レ其親戚。孟嘗君曾_レ待_レ客夜食。有
一人蔽_ニ火光。客怒。以_レ飯不_レ等。輟_レ食。辭_レ去。孟嘗君
起。自持_レ其飯。比_レ之。客慙。自_レ到_ニ士。以此多_ニ歸_ニ孟嘗
君。孟嘗君客無_レ所_レ擇。皆善。遇_レ之。人人各自以為
孟嘗君親_レ已。秦昭王聞_レ其賢。乃先使_ニ涇陽君為_レ
質_ニ於齊。以求_レ見_ニ孟嘗君。孟嘗君將_レ入_ニ秦。賓客莫_レ
欲_ニ其行。諫_レ不_レ聽。蘇代謂_レ曰。今旦代從_レ外來。見_レ木
偶人與_ニ土偶人相與_レ語。索隱曰偶音遇。謂以土木為
之。類於人也。蘇代以土偶

徐中行曰按晏嬰長不滿六尺而身相齊國名揚諸侯則眇小奚足以醜薛公而薛公奚以怒眇一言之失即滅一縣之人民何慘哉其後齊魏滅薛而孟嘗絕嗣無後有董份曰不自得者言已遣之幾為秦害故不自安耳註謬

楊慎曰蘇代此與前說同韓魏

楚齊疑當作

唐順之曰魏子馮驩豈一事而傳聞異耶

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為魁然也。今視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齊潛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嘗君，得索隱曰：德是潛王遣孟嘗君，自言已無德故也。孟嘗君至，則以為齊相，任政。孟嘗君怨秦，將以下齊為韓魏，攻楚。因與韓魏攻秦。徐廣曰：年表云，韓魏齊共擊秦軍於函谷，而借兵食於西周。蘇代為西周謂曰：索隱曰：戰國策作韓魏，君以齊為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以彊韓魏。正義曰：宛在鄧州，北舊屬楚，今復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韓魏必輕齊，畏秦。臣為君危之。君不如令弊邑深合於秦，而君無攻。又無

借兵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弊邑以君之情，謂秦昭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彊韓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割東國以與齊。正義曰：東國，齊之東也。而秦出楚，懷王以為和。君令弊邑以此惠秦，秦得無破，而以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齊。齊得東國益彊，而薛世世無患矣。秦不大大弱，而處三晉之西。三晉必重齊。薛公曰：善。因令韓魏賀秦，使三國無攻，而不借兵食於西周矣。是時楚懷王入秦，秦留之。故欲必出之。秦不果出，楚懷王。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為孟嘗君取邑入。索隱曰：舍人官微，記姓名。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

按此養客之效

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於齊。潛王曰。孟嘗君將為亂。及田甲劫潛王。潛王意疑孟嘗君。孟嘗君乃奔。索隱曰。潛王三十年。田甲劫潛王。

薛文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為盟。遂自到官門。以明孟嘗君。潛王乃驚而蹤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因謝病歸。老於薛。潛王許之。其後秦亡將呂禮相齊。欲困蘇代。代乃謂孟嘗君曰。周最於齊至厚也。正義曰。周最。而齊王逐之。而聽親弗。親弗。人姓名。○索隱曰。戰國策作祝弗。蓋祝為得之。相呂禮者欲取秦也。齊秦合則親弗與呂禮重矣。有用齊秦必輕君。君不如急北兵趨趙。以和秦魏。取周最。

以厚行。且反齊王之信。索隱曰。周最本厚於齊。今欲逐之。而相秦之。以將蘇代。謂孟嘗令齊。反最。以自厚其行。又且得反齊王之有信。以不逐周最也。又禁天下之變。索隱曰。變謂齊秦合則親弗與呂禮用。用則秦齊輕孟嘗也。齊無秦則天下集齊。親弗必走。則齊王孰與為其國也。於是孟嘗君從其計。而呂禮嫉害於孟嘗君。孟嘗君懼。乃遣秦相穰侯魏冉書曰。吾聞秦欲以呂禮取齊。齊天下之疆國也。子必輕矣。齊秦相取。以臨三晉。呂禮必并相矣。是子通齊以重呂禮也。若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讎子必深矣。子不如勸秦王伐齊。齊破。吾請以所得封子。齊破。秦畏晉之疆。秦必重子。以取晉。晉國弊於齊。而畏秦。晉必重子。以取秦。是子破齊。以為功。挾晉以為重。是子破齊。定封。

袁黃曰叔盡
呂禮始末殆盡

按絕嗣無後
月之子之說
茅坤曰以下食
客之事與前所
叙不相屬故別
爲疏之于後
按敘離事大

變國策文自
伏岩

接列士傳云
孟列君食有
三列上客食
肉中客食魚
下客食菜

按國策無以
爲家下云左
右皆惡之以
爲貧而不知
足孟嘗君問
馮公有老母
對曰有老母

史記卷七十五

孟嘗君列傳

一七

秦晉交重子。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於是穰侯言於秦昭王伐齊。而呂禮亡。後齊潛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爲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齊潛王亡在莒。遂死焉。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爲諸侯。無所屬。齊襄王新立。畏孟嘗君。與連和復親。薛公。文卒。諡爲孟嘗君。皇覽曰孟嘗君家在魯國薛也。詩云居常與許鄭交。曰帶或作嘗。在薛之南。孟嘗邑于薛城。○索隱曰孟嘗襲交封薛而號曰孟嘗君。此云諡非也。孟嘗字嘗。邑名。嘗邑在薛之旁。○正義曰齊地志云孟嘗君墓在徐州滕縣五十里。卒在齊襄王之時也。諸子爭立。而齊魏共滅薛。孟嘗絕嗣。無後也。初馮驩聞孟嘗君好客。驩音歡復作爇音許袁反躡躡而見之。索隱曰音脚字亦作躡又作僑孟嘗君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孟嘗君置傳舍。十日。索隱曰傳音逐緣反。按傳舍幸舍及代舍。孟嘗君問舍。並當上中下三等之舍。所舍之名耳。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爲。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劍綖。綖音若怪反。茅之類。可爲繩。言其劍把無把。劍之處。○索隱曰。綖草名。音綖。綖之。綖音侯。亦作候。謂之物。言其劍無物。可裝。但以綖繩纏之。故云綖綖也。彈其劍。而謂曰。長鈇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答曰。君復彈劍。而歌曰。長鈇歸來乎。出無與。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舍長答曰。先生又嘗彈劍而歌曰。長鈇歸來乎。無以爲家。孟嘗君不悅。居者年馮驩無所可言。孟嘗君時相齊。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

對曰有老母
馮公有老母
足孟嘗君問
爲貧而不知
右皆惡之以
爲家下云左
按國策無以

孟嘗君使無
給其食用
使乏於是馮
驩不以歌惡
記孟嘗君
不悅似誤

黃驩曰按孟嘗
君好客僅得一
馮驩平原君好
士僅得其一毛
而二君者其始
皆不以好士為
何謂二君者不
愚以能知子而
足子歸之者仕
貧亂世死而
已其後死而
顯殆非二子初
心所期得此二
子亦幸而得此

按文之貨錢
本為奉客計
而無者為民
本業其名為
種德增名多
矣驩亦賢矣

按戰國策馮
驩焚薛債券

以奉客正義曰奉使入田錢於薛歲餘不入貸
錢者多不能與其息索隱曰與猶還也客奉將不
給孟嘗君憂之問左右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
傅舍長曰代舍客馮公形容狀貌甚辯長者無
他伎能伎亦宜可令收債孟嘗君乃進馮驩而
請之曰賓客不知文不肖幸臨文者三千餘人
邑入不足以奉賓客故出息錢於薛薛歲不入
民頗不與其息今客食恐不給願先生責之馮
驩曰諾辭行至薛召取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
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
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書合
之齊為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

能與息者與為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
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為民之無者以為本
業也所以求息者為無以奉客也今富給者以
要期貧窮者燔券書以捐之諸君彊飲食有君
如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孟嘗君聞馮驩
燒券書怒而使召驩驩至孟嘗君曰文食客
三千人故貸錢於薛文奉邑少索隱曰言文之奉邑少故令出息於
薛而民尚多不以時與其息客食恐不足故請
先生取責之聞先生得錢即以多具牛酒而燒
券書何馮驩曰然不多具牛酒即不能畢會無
以知其有餘不足有餘者為要期不足者雖守
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亡自捐之若急

後君免相就國嘗
于薛未至百
里民扶老携
幼以迎太史
始末載似缺

李東陽曰此
又換一文法以
議田文之實

終無以償。上則為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離
上抵負之名。非所以厲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
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彰
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孟嘗君乃拊手而謝
之。齊王惑於秦楚之毀。以為孟嘗君名高其主
而擅齊國之權。遂廢孟嘗君。諸客見孟嘗君廢
皆去。馮驩曰。借臣車一乘。可以入秦者。必令君
重於國。而奉邑益廣。可乎。孟嘗君乃約車幣。而
遣之。馮驩乃西說秦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
鞞。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憑軾結鞞。東
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此雄雌之國也。勢
不兩立。為雄。雄者得天下矣。秦王踞而問之曰。

按馮驩一嘗說
秦齊黃金封
君與蘇代時
正與蘇代同
甘茂之辭以
穆文侯曰以
此說齊主疑
英發之疑有
怨望留之不可

何以使秦無為雌而可。馮驩曰。王亦知齊之廢
孟嘗君乎。秦王曰。聞之。馮驩曰。使齊重於天下
者。孟嘗君也。今齊王以毀廢之。其心怨必背齊。
背齊入秦。則齊國之情。人事之誠。盡委之秦。齊
地可得也。豈直為雄也。君急使使載幣。陰迎孟
嘗君。不可失時也。如有齊覺悟。復用孟嘗君。則
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秦王大悅。乃遣車十乘
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馮驩辭以先行。至齊說
齊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鞞。東入齊者。無不
欲彊齊而弱秦者。憑軾結鞞。西入秦者。無不欲
彊秦而弱齊者。夫秦齊雄雌之國。秦彊則齊弱
矣。此勢不兩雄。今臣竊聞秦遣使車十乘。載黃

遺之不可則是激之使殺文也

董份曰使人至境侯秦使者未信馮驩之言欲驗其實也田文羅洪先曰而卒食客三千人復其位賢士誠不易哉
許相卿曰讀至此養客終是虛聲

李適之罷相作詩曰避賢初罷相問門前且銜杯朝幾箇來蓋炎而附寒而弄人王維然矣曰驢言近人情矣然非君策接此段道也

張之象曰傳末復申此一段見

金百鎰以迎孟嘗君。孟嘗君不西則已。西入相秦。則天下歸之。秦為雄而齊為雌。雌則臨淄卽墨危矣。玉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復孟嘗君而益與之邑以謝之。孟嘗君必喜而受之。秦雖彊國豈可以請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而絕其霸彊之略。齊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秦使車適入齊境。使還馳告之。王召孟嘗君而復其相位。而與其故邑之地。又益以千戶。秦之使者聞孟嘗君復相齊。還車而去矣。自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未到。孟嘗君太息歎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為客謝乎。馮驩曰。非為客謝也。為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索隱曰。趨音趨。趨向也。又音趨。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索隱曰。過光臥反。朝音潮。言市之行列。有如朝位。因朝云。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索隱曰。期心中所期之物。利人平明側肩爭門而入。至日暮所期忘其中。忘者無也。其中市朝之中。言日暮物盡故掉臂不顧也。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

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為客謝乎。馮驩曰。非為客謝也。為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索隱曰。趨音趨。趨向也。又音趨。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索隱曰。過光臥反。朝音潮。言市之行列。有如朝位。因朝云。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索隱曰。期心中所期之物。利人平明側肩爭門而入。至日暮所期忘其中。忘者無也。其中市朝之中。言日暮物盡故掉臂不顧也。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

孟嘗君所以遇客如故亦一例

董份曰此贊其好客美刺並顯

凌約言曰此傳

以田文好客立

柱觀其初說父

賢者則養客之

心已萌矣既而

而樂善遇之是

以雞鳴狗盜之

流卒賴其力以

脫虎口之危而

門馮驩之復其

封邑皆不無背

文而去者而文

卒遇之如故非

其天性然故太

史謂其好客自

喜而名不虛其

以是夫

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

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

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

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

自喜。名不虛矣。

索隱述贊曰。靖郭之子。威王之孫。既彊其國。實高其門。好

客。喜士。見重平原。雞鳴狗盜。魏子馮煖。如何承。薛縣徒

存。

蘇子古史曰。戰國以詐力相侵。伐二百餘年。兵出未嘗有

名。秦昭王欺楚。懷王而囚之。要割地。諸侯孰視無敢以

一言問秦者。惟田文免相。于秦幾不得脫。歸而怨之。乃借

楚為名。與韓魏伐秦。兵至函谷。秦人震恐。割地以予。韓魏

僅乃得免。自山東難秦。未有如此。其壯者也。夫兵直為壯

曲為老。有名之兵。誰能禦之。使田文能奮其威。則是彼也

齊可以伯。惜其聽蘇代之計。臨函谷而無攻。以求楚。東國

而出師之名。索然以盡。東國既不可得。而懷王卒死。于秦

由此觀之。秦惟不遇桓文。是以橫行而莫之制耳。世豈有以大義而屈于不義者哉。

陳仁子曰。客之稱四海一君之世。無是也。故在春秋

時。百里奚。虞人也。而客於秦。苗賁。皇楚人也。而客於

晉。欒盈。之去。晉而客也。為晉之憂。子胥之去。楚而客

也。為楚之患。大抵皆客也。浸淫至戰國。談天雕龍。蜂

起泉湧。猶空言爾。儀秦以從橫為劍。佩其禍生。民何

限哉。而四公子之徒。直以取數之多。爭為雄長。要其

所得。不過雞鳴狗盜之輩。爾夫何益于大故乎。誠使

當時之客。如孟氏焉。在梁曰。仁義在齊。又曰。仁義執

吾之正論。以治天下。則四公子之禮遇。不為虛設。其

亦庶乎有補也。而奈之何。其不禮遇。以史遷於田

文也。斷之曰。自喜夫。固為禍。他日。浸淫不已。非田文

之公好焉耳。然則客之為禍。他日。浸淫不已。非田文

之徒。實張其波。而非戰國爭立比也。而猶曰。逐客不知

包舉宇宙之志。非戰國爭立比也。而猶曰。逐客不知

是客也。將何歸乎。是必如晉之范粲。楊維禎曰。秦聞田文賢。而請于齊。收天下之豪傑。以

以是夫

由此觀之。秦惟不遇桓文。是以橫行而莫之制耳。世豈有以大義而屈于不義者哉。

陳仁子曰。客之稱四海一君之世。無是也。故在春秋

時。百里奚。虞人也。而客於秦。苗賁。皇楚人也。而客於

晉。欒盈。之去。晉而客也。為晉之憂。子胥之去。楚而客

也。為楚之患。大抵皆客也。浸淫至戰國。談天雕龍。蜂

起泉湧。猶空言爾。儀秦以從橫為劍。佩其禍生。民何

限哉。而四公子之徒。直以取數之多。爭為雄長。要其

所得。不過雞鳴狗盜之輩。爾夫何益于大故乎。誠使

當時之客。如孟氏焉。在梁曰。仁義在齊。又曰。仁義執

吾之正論。以治天下。則四公子之禮遇。不為虛設。其

亦庶乎有補也。而奈之何。其不禮遇。以史遷於田

文也。斷之曰。自喜夫。固為禍。他日。浸淫不已。非田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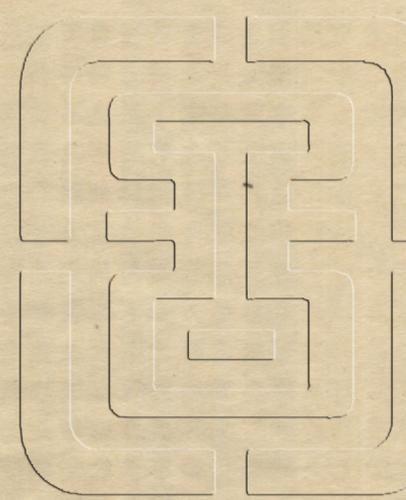
之公好焉耳。然則客之為禍。他日。浸淫不已。非田文

之徒。實張其波。而非戰國爭立比也。而猶曰。逐客不知

包舉宇宙之志。非戰國爭立比也。而猶曰。逐客不知

是客也。將何歸乎。是必如晉之范粲。楊維禎曰。秦聞田文賢。而請于齊。收天下之豪傑。以

狗者則文何翅於脫死三國伐秦兵臨函谷師出有
名秦人為之震恐割地求解是舉也楚囚可出齊國
無一以異于雞犬者信矣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五終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六

吳興凌光緒增補校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 正義曰勝式證反徐廣曰魏公子傳

曰趙惠文王弟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

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

復位封於東武城 徐廣曰屬清河正義曰今貝州武城縣也平原君

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覺者築散行汲 散亦作跚○索隱曰

上覺音壁散音先寒反亦作 ○正義曰覺跛也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

見大笑之明目覺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

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

妾也臣不幸有罷癢之病 徐廣曰癢音隆癢病也○索隱曰罷音皮癢音

腰曲而背癢高也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願

王廷陳曰喜賓
客三字是一篇
綱領後凡四節
皆是喜賓客實
跡

邵實曰咲覺之
必戮以成好士
名此戰國之習
也設有賢君當
此也後宮不使
君覺之輕重然
見向之輕重然
心甚微而士之
去就異焉可不
慎哉

董份曰目笑者
狀其笑態未發
而輕之之意寓
于目也

未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
笑之。而未發也。索隱曰：發，一作廢。鄭玄云：皆目視而輕笑之，未能即廢弄之也。毛遂
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
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
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
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
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為者也。
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
乃與而君言。汝何為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
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眾也。今十步之內。王
不得恃楚國之眾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
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

陸深曰：其英姿
雄風可想。見而
尚唐堯。臣曰：讀
平招君傳。至毛
遂庭下。叱曰：人
血庭下。皆以公
等碌碌。用之。人
成事。目者。以公
前史。目者。以公
太史。目者。以公
此詞。愚獨以趙
事舉。足無。人
何則。楚也。當兩
君不。楚也。當兩
劍升。楚也。當兩
楚。楚也。當兩

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眾多哉。
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
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
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眾。與師以與楚戰。一戰
而擊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
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正義曰：惡，反。
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
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
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索隱曰：盟之所用牲。貴賤不同。天子用牛及馬。諸侯
以天及覆。大夫已下。用雞狗馬之血來耳。毛遂奉銅盤。索隱曰：奉
盟之用。血故云。取雞狗馬之血來耳。毛遂奉銅盤。曰：奉
則用珠盤也。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

忘趙耶使楚之
君若臣聞遂之
言識十九人不
足為趙輕重
殺者惟遂劫人
平原君一武士
之為耳彼十九
人萬耳管耳其
何能材臨集春
楚之勇挑孤棘
申之勇挑孤棘
矢徧滿江黃出
趙不意西據恒
山南障回漳東
拒清源北連燕
墟直擣郢就使
無忌竊符朱亥
效勇吾恐疾雷
不及掩耳大事
去矣無能為也
吾故曰此舉楚
足人債趙時楚
無楊演曰又疊
用三毛先生字

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索隱曰：歃，音所甲反。公等錄錄。音錄。索隱曰：音六，王劭云：錄，借字耳。又說文云：錄，錄。隨從之。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為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于九鼎大呂。索隱曰：九鼎，大呂，國之寶器。言毛遂至楚，使趙重于九鼎大呂，謂為天子所重也。正義曰：大呂，周廟大鐘。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為上客。平原君既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

梁、料也

王維楨曰：李同
之謀若此，乃不
在食客中，然則
平原所失，獨毛
遂耶？此至字，正
應按此皆未至

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正義曰：名談，太史公諱改也。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為虜。何為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梁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剗木為矛矢。而君器物鍾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正義曰：言士方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為之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

邵實曰親戚不
可計功乎議封
而親戚不可計
而有功也而計
雖親戚有大而
以親戚有大而
猶罪有於不可
赦則不可計矣
權之不可計矣
計飽于馮亭以
失矣

其父為李侯。徐廣曰河內城牟有李城○正義曰懷州
溫縣本李城也李同父所封隋煬帝從故
溫城移此。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平原君
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
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君請封有之乎平原
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擧君而相趙者非
以君之智能為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
者非以君為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勳乃以君為
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
者亦自以為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
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徐廣曰一本是親
戚受城而以國許
人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
責。索隱曰言虞卿論平原君取封事
成則操其右券以責其報德也事不成以虛名

秦禍幾喪趙國
之半何功之足
論哉然因人成
事亦不可忘也
叔不請帝王慮
卿之舉公孫龍
之辭明君子之
賞皆君之功
之證也
善按考要云孔
子孫龍與
三耳龍論滅
折耳龍論滅
原謂三耳甚
曰謂三耳甚
難而實非也
謂實耳甚不
而知君將從
而實耳甚不
亦從難而平
謂龍平公原
復與孔公原
辨事也其子
人高無

德君君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平原君
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索隱曰六國年表及世家並
云十四年卒與此不同
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
孫龍善為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索隱曰言至
過音戈
道乃細公孫龍。劉向別錄曰齊使鄒衍過趙平原君見
公孫龍及其徒蒹葭子之屬論白馬非
馬之辯以問鄒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辯有五勝三至而
辭正為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抒意通
指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辯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
不勝者得其所求其所以相移引人聲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
以相悖者言而競後息不能無害君子坐皆稱善○索隱曰抒
繳紛爭言而競後息不能無害君子坐皆稱善○索隱曰抒
音聖抒者舒也繳音糾謂繳繞紛
亂爭言而競後息不能無害也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躡擔簦。徐廣曰躡草履也
登長柄笠音登笠
有樹者謂之躡音脚。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
索隱曰躡音脚。白璧一雙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卿。譙周曰
食邑於

理勝子辭必
 辭於理終必
 受此傳全後
 按策而前異
 布置少異甲
 按國策東甲
 齊見者只合從趙
 茅坤曰虞卿可
 以揜秦一事
 當此段論不
 營構秦不成

之唐順之曰從橫
 談妙盡于此
 按此段論鄭
 未構秦不成

虞○索隱曰趙之虞在河東
 太陽縣今之虞卿縣是也
 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
 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
 復死徐廣甲復寡人使束甲而趨之何如樓昌
 曰無益也不如下發重使為媾古后反求和曰媾○索隱曰按媾亦講講
 也亦和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為不媾軍必破也而
 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
 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
 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
 重寶必內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
 從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
 陽君為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
 寡人使平陽君為媾於秦秦已內鄭朱矣卿以

為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
 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
 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媾必不救王
 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
 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媾長平大敗
 遂圍邯鄲為天下笑秦既解邯鄲圍而趙王入
 朝使趙郝約事於秦郝音釋徐廣曰一作也割六縣而媾
 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
 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
 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
 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
 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

虞黃曰王以
王以告虞卿
言又樓綏此
篇中過脈是

凡三類曰此篇
喚應如非所取
一之類曰趙嘗
鮑彭曰趙嘗親
秦而負之故秦
來攻

按此段因趙
郝以辨媾秦
之不可

卿論媾之害宛
轉明切而趙王
終不悟者蓋緣
長平一敗落磨
於秦故荷圖自
前之安即至於
有盡而不顧耳

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予，令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為足下解負親之攻，索隱曰：為足下解其負擔而親自攻之也。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

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取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彊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為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城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彊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趙也。以益

史記卷七十一 蘇秦列傳

董份曰論衡之
害如此明切而
其主愚而不悟
何也

楊慎曰此非
臣之所能知與
上非臣之所敢
任意大相反

抄茅坤曰此處
引喻欲趙以地
子秦策士故態
往往如此

按此段因樓
緩以辨構秦
之不可

彊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
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兩開法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
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
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何如母予孰吉緩
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
之私索隱曰按私謂私心也樓緩對曰王亦聞夫公甫文
伯母乎正義曰季康子從祖母文伯名敬康子從父昆弟公甫文伯仕於魯
病死女子為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
哭也其相室曰正義曰謂傅姆之類也焉有子死而弗哭
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人不隨
也今死而婦人為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
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為賢

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為妬妻故其言一也言
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
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為為秦也故不敢對
使臣得為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
入見王曰此節說也王音勿予徐廣曰樓緩聞之
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
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
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困彊而乘弱矣今趙兵困
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
如亟割地為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
下將下因秦之彊怒乘趙之弊瓜分之趙且亡何
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

卿相而與故交
魏齊俱困大梁
以著虞氏春秋
其必有決烈之
見而豈其愚也
楊慎曰言在濁
世則否矣虞卿
在言外虞卿非
窮愁不能著書
自見韓子作柳
厚墓誌用此
吳鼎曰信問易
將固自趙王而
貪利啓讞實由
不原君始謀之
滅也
按非窮愁不
能著書太史
見公亦因以自

著書索隱曰魏齊魏相與應侯有仇秦求之急乃抵虞卿卿弄相印乃與齊間行亡歸梁以託信陵君信陵君疑未決齊自殺故虞卿失相乃窮愁而著書也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日節

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正義曰魏文志云十五篇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

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眾邯鄲幾亡譙周曰長平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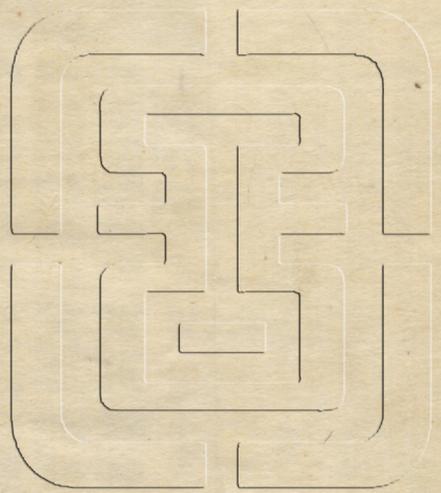
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索隱通贊曰翻謂公子天下奇器笑姬從魏義士贈氣兵解李同盟定毛遂虞卿躡躡受賞料事乃困魏齊著書見

意

蘇子古史曰趙勝傾身下士以竊一時之聲可耳至千爲國計慮勝不知也趙欲距燕有廉頗趙奢不能用而割地與齊以借田單知單之賢而不知其不爲趙用也及韓馮亭以上黨嫁禍于趙趙豹知其不可而勝貪取之長平之禍成于勝一言此皆貴公子不知務之禍也乃欲使之相危國拒強秦難矣哉然游說之士皆歷詆諸侯以左右網其利獨成卿始終事趙專持從說其言前後可考無反覆之病觀其退魏齊之急捐相印乘萬戶侯而不顧此固義俠之士非說客也哉然太史公記虞卿與趙謀事皆秦破長平後而卿爲魏齊乘相印走梁則前此矣意者魏齊死卿自梁還復相趙而太史公失不言之耳

賈震曰按去讒而遠色固尊賢之道也平原君以賓客稍引去布斬笑者美人頭雖曰人情所難亦已甚矣邯鄲之急得毛遂以合楚之從得李同死士以須楚魏之救邯鄲之難趙必無長平之敗亦太史公謂不受上黨之功子不足贖誤國之罪矣太史公謂之圓平原之功子不足贖誤國之罪矣太史公謂乃稱長平之陷易將之咎何怨平原吁何感哉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六終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七

信陵君列傳第十七

吳興凌雅隆增輯補

按此傳不襲國策曰信陵君
 是太史公胸中
 得人意故本傳
 亦謂孟嘗平
 顯春曰皆以封
 原此獨曰公
 邑蓋尊之以
 系也子為八
 一按公卿一
 綱領而賢多
 客三綱又此
 段賢字凡三
 見賢字凡三
 世四見凡三
 好士曰以自
 張也信陵之好
 王乎也存魏也
 烏士也存魏也
 密王也存魏也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為信陵君索隱曰地理志云魏信陵或曰是鄉邑名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木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敵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敵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文穎曰檣檣上作結棹結棹頭兒零以薪置其中謂之烽常低之有寇即火然舉之以相告魏王釋博欲

曰公子非善知
兵者公之善也
善之而然其
子能西抗秦者
也且客善用之
唯公陰之驅市
韓戰也高帝亦
將戰也其每過
庶幾矣公奉祀
不絕之曰叙也
唐順之曰叙侯
生事彙彙如貫
珠楊慎曰叙公
禮侯生及奪晉
部兵救趙事極
有筆力趙事極
險黃洪憲曰信
者非為魏也亦
之為生也其生
以名而已助也
真有禮士實心
誠假命侯生或

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為寇也
正義曰為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
于偽反
北方來博言曰趙王獵耳非為寇也魏王大驚
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
王陰事者趙王所為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
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
魏有隱士曰侯嬴索隱曰音盈又曹植音贏瘦之贏年七十家
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
不肯受曰臣脩身絜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
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
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攝弊
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

不幸而老死不
謀則人將與諸
下客即受虛而
笑之亦徒矣左
或用生之謀而
符不即得或得
符而不得入晉
鄙當秦或戰不
能勝則侯生為
失策虛左之迎
又安取哉固知
公之禮侯生知
皆一時遇合之
幸而非真相
與之義也
按前義也
按子微欲觀公
兩侯因容公皆
公侯因容公皆
本張釋之傳
載王生語亦

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
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
朱亥俾倪索隱曰俾音浦計反倪音五計反鄒誕生俾音正未反倪音五第反○正義曰不正視也
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
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
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
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
坐偏贊賓客索隱曰贊告也謂以侯生福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
公子起為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
之為公子亦足矣徐廣曰為一作差嬴乃夷門抱關者
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眾人廣坐之中
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

此意

屠隆曰此處伏臣所過屠者朱亥以為下文荐用張本

又曰此處又換一文法

按平原讓魏公子之言以急人之困一語相連揚與原君語同

按魏其欲救灌將軍語意倣此

侯生與公問宛生初欲為公蓋生計恐不從故於其復還而畫之所以堅其志耳

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贏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為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索隱曰魏將十萬眾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為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

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為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為能急人之困今邯鄲且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

Trumpha

按屠長卿
信陵君義
高秋吳寧
魏乘怒不
萬徒噴軒
博四海願
走梁塵蛾
大梁報此
英至死况
蓋謂豪信
且詩乃眉

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
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
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
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
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間語。曰。
曰。問音問。謂靜語也。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
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為
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索隱曰。舊解資之三年。謂服
齊衰也。今按資者蓄也。謂欲
於心已得三年也。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
得。如姬為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
姬。如姬之欲為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
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

史記卷七十七 信陵君死侯

得如姬之報
非大丈夫不
能每讀此
撫輒為信

董份曰。啜
狀其勇也。
謂徐生曰。
謂侯生曰。
乎余說也。
殆必為晉
計必為公
何幸也。心
不忍而死
者乃以死
耳。不乃死
數日而死
軍故程嬰
也。謂報宣
世謂也。孟
生謝死。世
謂侯報。

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
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
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
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
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
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
子畏死耶。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噉嗜宿將。噉音
烏百
反。嗜音莊。百反。索隱曰。噉嗜。謂多詞。
句也。正義曰。噉。類云。噉。天笑。嗜。天呼。
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
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
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
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

公子之
以大王
一老
心

鄧公也。余謂謝晉光緒曰：右丞夷門歌向風。列十送翁何。所求見矣。生兩。語之。載此。猶有。生。氣。下。董份。曰。吳。語。叙。遺。王。伐。國。所。以。此。百。言。但。此。者。亦。十。意。之。而。適。三。不。遺。所。以。難。也。茅。坤。曰。太。史。難。也。處。在。信。陵。君。詳。也。秦。以。軍。所。以。略。處。在。所。

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下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到。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轡矢。呂忱曰。鞞。盛也。弩。矢也。索隱曰。胡。而短也。呂姓。為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下。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

楊慎曰。客說公。而公慮甚。長。至。使趙王不聽。言。美。處。此。是。公。取。信。陵。之。子。獨。功。之。色。願。而。公。忘。之。曰。願。而。公。歸。其。人。以。史。不。以。名。氏。書。惜。不。哉。

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到。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却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容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大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為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為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埽。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

凌約言曰不可
忘者以德報德
也。幾乎無施勞
矣。四豪之客若
唐睢者其言之
近理者歟。

按文選載班固兩都賦云

辭讓從東階上。禮記曰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自言。鼻過以下負於魏。索隱曰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鄣為公子湯沐邑。索隱曰鄣音霍屬常山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徐廣曰漿或作膠。索隱曰徐按別錄云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

鄉曲豪舉游俠之雄節慕原嘗名亞春陵語本于此

君之游。徒豪舉耳。索隱曰謂豪者舉之舉亦音據也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為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為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誠門下有敢為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索隱曰失其名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

王維楨曰使二原君素禮此厄人則上計之魏必子獨知之乃薛穆文熙曰深公薛公所言深

公薛公兩人。索隱曰失其名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

中遂之說楚與
毛同則公子安
得不同色變而起

唐順之曰信陵
君諫書不載之
本傳中在魏世

董份曰客進兵
書而給名于公
子故世稱魏公
與兵法索隱註
亡不世貞曰公
子之萬金入而晉

公子知飲酒近
婦女欲足以傷
秦之為秦亡魏
也

司馬光曰無忌
去而魏輕還而
魏重安登王猶
以為疑無忌死
而國之賢者之
唐順之曰如魏
信陵係國之存

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
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
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
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
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
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
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
索隱曰抑音憶謂以兵盛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
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
法劉歆七略有魏公子兵法二十一篇圖七卷○索隱曰公子所得進兵法而必稱其名以言其怨也秦
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
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為魏將諸侯

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
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
立之秦數使反間僞賀公子得立為魏王未也
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
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為長
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為樂飲者四歲竟
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
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
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索隱曰魏王名假高祖始微
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
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為公子置守冢
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董份曰贊語有
感嘆于諸公子
中蓋有取于信
陵也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
問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
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名
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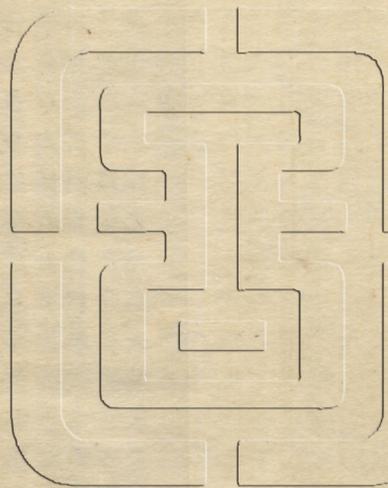
索隱述贊曰。信陵下士。鄰國相傾。以公子故。不敢加兵。頗
知朱亥盡禮。侯。逐却。晉。鄙。終。辭。趙。城。毛。薛。見。重。萬。古。希
聲。

蘇子古史曰。魏公子始用侯嬴之計。盜兵符。殺晉鄙。而奪
其軍。擊秦。以全趙。成桓文之功矣。然兄弟自是相失。十年
不敢還。魏幾無以安其身。殆哉。其後秦兵攻魏。無忌還
魏之心。毛薛慕之。翻然而歸。合諸侯。破秦軍。使宗廟復安
兄弟如故。然後得三目。以立於世。蓋無忌之名。發於侯生
而全於毛薛。侯生之奇。毛薛之正。廢一不可。而正之所全
者多矣。

劉敞曰。孟嘗平原信陵。皆稱賢君。善養士。至二千
人。然孟嘗以讒廢。唯馮生從車。一乘。入秦。使孟嘗復

重於齊。平原與楚約。非毛遂幾不定。信陵最賢矣。
待侯嬴。乃能成功。士亦安在。多哉。然不多。養士。亦失
此三人。此三人者。非特百十之選也。乃在三千之一
也。以彼之折節。慕學。貧賤無所。不。生。得。其。用。者。三
千之一耳。而况乎不。善。養。士。士。無。所。歸。斯
者乎。其不。困。辱。幸。矣。何。功。名。之。望。哉。
實震曰。被無。思。用。侯。生。朱。亥。之。力。竊。符。矯。命。以。赴。平
原。之。急。其。後。在。趙。用。毛。公。薛。公。之。諫。趣。歸。魏。以。却
疆。秦。之。圍。此。四。人。者。皆。隱。於。屠。沽。博。徒。無。忌。獨。能。察
而用之。五國。實。從。威。振。天。下。雖。非。正。道。而。能。為。國。家
之。重。過。年。原。孟。嘗。遠。矣。然。毛。公。薛。公。之。正。論。又。非。侯
生。朱。亥。之。詐。力。比。也。安。釐。王。受。秦。反。問。廢。無。忌。不。終
十。八。歲。而。夫。
魏。亡。悲。夫。
王。世。貞。曰。邯。鄲。之。圍。秦。悉。關。中。河。內。之。卒。餓。趙。人。四
十五萬。而。其。城。且。暮。下。矣。公。子。雖。竊。符。以。有。不
也。又。縱。其。父。兄。獨。子。以。歸。者。二。萬。人。外。若。削。弱。其。形
而。內。實。有。以。逐。之。以。存。趙。此。其。乘。堅。而。為。環。轉。弱。而
虎。狼。之。窟。而。以。一。萬。人。之。心。而。振。其。氣。偏。師。直。入。於
魏。勁。者。何。如。也。秦。乘。公。子。出。而。日。夜。伐。魏。其。志。已。無
國。之。師。而。其。人。又。皆。恫。息。耳。三。十。年。公。子。以。一。使。致。五
五。其。師。此。非。可。以。頃。刻。聯。合。也。公。子。率。而。大。破。秦。軍。

於河外走蒙鷲乘勝逐之至函谷關而不敢出此其
聯散以爲整轉弱而爲勁者又何如也愚以爲善爲
兵者固無如
公子者上也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七終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八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吳興凌雅隆輯校
溫陵李光緒增補

按此傳前叙春申君以智
能安楚而後
封于吳以好
春申君以好
謀盜楚而身
死棘門爲天
下笑摸寫情
事春申君殆
公謂平原君
利令智昏余
於春申君亦
云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
頃襄王索隱曰名橫考烈王完之父頃襄王以歇爲辯使於秦
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收之於華陽禽魏將芒
卯韓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
伐楚未行而楚使黃歇適至於秦聞秦之計當
是之時秦已前使白起攻楚取巫黔中之郡拔
鄢郢東至竟陵正義曰竟陵屬江夏郡也楚頃襄王東徙治
於陳縣正義曰今陳州也黃歇見楚懷王之爲秦所誘
而入朝遂見欺留死於秦頃襄王其子也秦輕
之恐壹舉兵而滅楚歇乃上書說秦昭王曰天

按此傳前叙春申君以智

按淮南子云文王砥德修政天下固諸侯比境周匝三垂後漢馮衍云四垂之地人肝腦塗地其義並同策有文曰國策身是此曰莊王誤也秦鮑人守猶待

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太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鬪。兩虎相與鬪。而驚犬受其弊。索隱曰：謂兩虎受猶承也。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正義曰：至極也。極則反也。致至則危。徐廣曰：至累棊是也。今天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正義曰：言此從生民已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莊王。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索隱曰：音腰。以言山。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使召滑相趙然也。並內行章義之難。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信音申。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徐廣曰：秦始皇五年。取酸棗。燕虛。蘇代曰：

董份曰：嬰城言守也

董份曰：詩云單及鬼方單延也。單大也。蓋言王而大也。

決宿胥之口。桃入邢。徐廣曰：燕縣有桃城。平阜有邢丘。○正義曰：邢丘在懷州武德縣東南。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救。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徐廣曰：蘇秦云：北有河外卷衍。長垣縣有蒲鄉。○索隱曰：此蒲在衛之長垣。蒲鄉也。衍在河南。與卷近。首垣即長垣。非也。垣音圓。以臨仁平丘。徐廣曰：屬陳留。○索隱曰：仁二縣。名謂以兵臨此也。地理志：平丘縣屬陳留。仁闕。黃濟陽嬰城。徐廣曰：蘇代云：決白馬之口。魏無黃濟陽。○正義曰：故黃城在曹州考城縣東。濟陽故城在曹州冤句縣西南。嬰城未詳。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徐廣曰：濮水北於鉅野。入濟。○索隱曰：地名。近濮。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正義曰：劉伯莊云：言秦得魏地楚趙之絕。從。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矣。徐廣曰：單盡也。言王之威盡行也。王若能持功守威。綉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

茅坤曰：雖為楚說，亦非確論。

董份曰：沒利者，為利所沒，溺易也。患者，易視後日之患，不預防也。

楊慎曰：三江稱沽出者。

董份曰：引二國以過信，不可信。見韓魏不明，指信而又不指，未易詳耳。故讀者未易按鮑彪云：逸詩武足跡宅，猶居也。言地之居遠者，雖有之大，不足不涉。

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仗兵革之彊，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

正義曰：言狐借其尾，每涉水，舉尾不令濕，此至極困，即濡之譬，不可力臣之。此言

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

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

索隱曰：智伯敗於榆次也。地理志云：屬太原，有梗陽鄉。是也。正義曰：榆次，并州縣也。注水經云：榆次縣南，同遇水，側有盤臺。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于隧之敗。

索隱曰：于隧，吳之敗處地名，于水邊也。萬安山，西南一里，太湖，即吳王夫差自到處，在蘇州西北四十里。此二國者，非無大

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

索隱曰：謂智伯及吳王沒伐趙及伐齊之利於前，而易其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

索隱曰：從音絕，用反。劉氏云：從猶領也。既勝齊人於艾陵。

正義曰：艾山在兗州博縣。

南六十里也。還為越王禽三渚之浦。

戰國策曰：三江之浦，越軍得子胥夢，從東入伐吳。越王即從三江，北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杯酒盡，乃開渠，由二浦入，破吳王於姑蘇。

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

正義曰：徐廣曰：臺在榆次。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

疆，韓魏也。臣為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

正義曰：言大軍不遠，闕涉攻伐。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

國敵也。詩云：趨趨薨兔，遇犬獲之。

韓嬰章句曰：趨，毛傳曰：薨兔，狡兔也。鄭玄申：遇犬，犬之馴者，謂田犬。○索隱曰：趨，音騰。

他人有心，余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

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之，敵不

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

之。

董份曰。慨切激。蕩詞旨。悲惋不。容聽者不入也。

大國也。索隱曰。大國謂秦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

而有累世之怨焉。索隱曰。重世猶再世也。夫韓魏父子兄

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

宗廟毀。刳腹絕腸。折頸摺頤。徐廣曰。一作顛。索隱曰。摺音拉。頤音夷。

首身分離。暴骸骨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

父子老弱。係脰束手。為羣虜者。相及於路。鬼神

孤傷。無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

僕妾者。盈滿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

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

惡出兵。正義曰。惡音烏。王將借路於仇讎之韓魏乎。

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

讎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

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

不食之地也。索隱曰。楚都陳。隨水之右壤。蓋在隨之西。今鄧州之西。其地多山林者。是王雖

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

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

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錕。湖

陵。礪。蕭。相。故宋必盡。正義曰。徐州。西。宋州。東。兗州。南。並故宋地。齊人南

面攻楚。泗上必舉。正義曰。此時泗屬齊也。此皆平原四達

膏腴之地。而使獨攻。索隱曰。若秦楚構兵不休。則魏盡故宋齊取泗上。是使齊魏獨

攻伐而得之。其利者也。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

魏之疆。足以校於秦。索隱曰。校音教。謂足以與秦為敵也。一天校者。報也。言力能報。

齊南以泗水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

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

重作齊屠隆曰。當時最大。又提出。一折。最有輕。

按此書議論千翻百轉其要歸只在莫若善楚一在莫文善何等緊

屠隆曰以韓魏齊又作三疊而叔拾步步漸

下吏。一年之後為帝未能。其於禁王之為帝有餘矣。索隱曰言齊一年之後未即能為帝而能禁秦為帝有餘力矣然禁字作楚者誤也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眾。兵革之彊。壹舉事而樹怨

於楚。遲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徐廣曰遲一作還。索隱曰遲音值。猶乃也。令音力。呈反。韓魏重齊。令歸帝號。此秦之計失也。臣為王慮。

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斂手。王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為關內之

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鄆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

矣。王壹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索隱曰注謂以兵裁之。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正義曰右壤謂渭州之南北也。

王之地。一經兩海。索隱曰廣言橫度中國東西也。

余有丁曰燕趙無齊楚二句謂四國不得相救

也。凌約言曰春申君知秦遣白起上書阻之。不

明言其事。僅以善楚不善楚。以利害動其聽。而秦卒自止。亦善用說矣。

魯文昭曰。妙在先說應侯。故其後得脫於患。

魯文昭曰。妙為太子謀。若是

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為與國。黃歇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孰慮之。應侯以聞秦王。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傅先

之忠而後廼進
幸女以絕楚嗣
則失其初心矣
豈亦平原君之
利令智昏乎

申叙黃楊愾慎曰此句
君之由得封春

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歇為楚太子計
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
有以利害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
王若卒天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為後太
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
止以死當之楚太子因變衣服為楚使者御以
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為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
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
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
曰歇為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
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黃歇歇至楚
三月楚頃襄王卒徐廣曰二太子完立是為考

按年即前十五
歲離人頭沒
于元口鼻為
之不能為用
封之憐而為
割之也弗聽
割之信宿而
國割之信宿

烈王考烈王元年以黃歇為相封為春申君正義曰
曰然四君封邑檢皆不獲唯平原有賜淮北地十二縣
地又非趙境並蓋號諡而孟嘗是論賜淮北地十二縣
後十五歲黃歇言之楚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
急請以為郡便因并獻淮北十二縣請封於江
東考烈王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正義曰墟音虛今蘇州也闔閭於城內小城西北別築城居之今圯毀也又
大內北濱四從五橫至今猶存又改破楚門為昌門以
自為都邑春申君既相楚是時齊有孟嘗君趙
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
相傾奪輔國持權春申君為楚相四年秦破趙
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告急於
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春申君
歸春申君相楚八年為楚北伐滅魯索隱曰年表云八年

吾知去其害耳
今雖死亦亡
矣國之掩口而
退他日有惡春
申君之專使殺
言不卿聞之曰
是亦割之矣
類乎春申君之
用楚非一日矣
楚國之人知有
申君去則已矣
申以子又欲隨
王之割腹也此
處承上接下變
接文法

取魯封魯君於
莒十四年滅也
以荀卿為蘭陵令當是時楚復彊
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
趙使欲夸楚為瑇瑁簪刀劍室以珠玉節之請
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
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春申君相十四年秦
莊襄王立以呂不韋為相封為文信侯取東周
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乃
相與合從西伐秦徐廣曰始皇六年而楚王為從長春
申君用事至函谷關秦出兵攻諸侯兵皆敗走
楚考烈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疎客有
觀津人朱英正義曰觀音館今魏州觀城縣也謂春申君曰人皆
以楚為彊而君用之弱其於英不然先君時善

君董份曰春申
君由此就封於
吳行相事一句
來得有

秦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踰黽隘之塞而攻
楚正義曰黽隘之塞在申州黽音盲也不便假道於兩周背韓魏
而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旦暮亡不能愛許鄆
陵其許魏割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徐廣曰在
許東臣之所觀者見秦楚之日鬪也楚於是去
陳徙壽春而秦徙衛野王正義曰濮州本衛都而徙野王也春申君由此就封於吳行相事
北置東郡濮州本衛都而徙野王也春申君由此就封於吳行相事
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
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
王聞其不宜子恐久毋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為
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之狀對
曰齊王使使求臣之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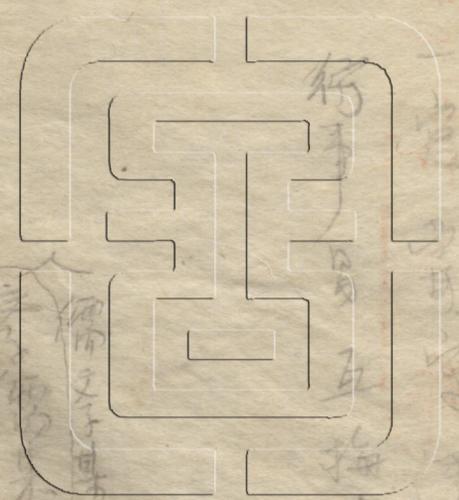
明治廿年七月改

第八號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八 終

楚立國僅千歲矣、無功于民而獲罪于天、天以不韋歇陰亂其嗣、而與之俱斃、豈區區朱英所能為哉、不然以黃歇之智、而朱英之言、獨無概于中乎、

楊維禎曰、志天下之奇貨者、必中天下之奇禍、傳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即吾所謂奇禍也、楚之春申君、秦之文信侯、是也、春申君、文信侯、考烈王、而春申君、信、售、娠、姬、于、莊、襄、王、而、生、政、文、信、卒、殺、于、政、春、申、免、于、戒、而、殺、于、園、此、豈、非、天、下、之、奇、禍、足、為、小、人、奇、貪、之、戒、哉、或曰、悍、非、歇、之、娠、也、園、妹、欺、歇、而、歇、又、以、其、欺、者、欺、之、考、烈、耳、



楊維禎曰、志天下之奇貨者、必中天下之奇禍、傳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即吾所謂奇禍也、楚之春申君、秦之文信侯、是也、春申君、文信侯、考烈王、而春申君、信、售、娠、姬、于、莊、襄、王、而、生、政、文、信、卒、殺、于、政、春、申、免、于、戒、而、殺、于、園、此、豈、非、天、下、之、奇、禍、足、為、小、人、奇、貪、之、戒、哉、或曰、悍、非、歇、之、娠、也、園、妹、欺、歇、而、歇、又、以、其、欺、者、欺、之、考、烈、耳、

